

929944

法官与情人

[美]霍德·E·高德弗鲁斯著

金元浦 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

456
5
海口
16
IS
29

法官与情人

(美) 霍华德·E·高德弗鲁斯著

金元蒲译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海口市花园新村)

四川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32 印张: 5.3 字数101500 印数00001—50000

1989年3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541—568—4/I·139

定价: 1.80元

第一章

判决即将开始。

法庭上下一派肃静，庭下坐满了与本案有关的人员，不少好奇的听众也赶来旁听。

律师马克·哈猛德今天心情特别紧张。其实，对每一个律师来讲，判决前的分分秒秒都是难熬的，那怕他参加过成百上千个案子的辩护。尽管如此，马克却不愿让他的委托人欧内斯特·劳佩斯窥出他内心的忧虑。他向他投去一个轻松的微笑。当马克的目光扫向电梯时，他突然发现一个女人正狠狠地盯着他。

那双闪着怒火的眼睛透出咄咄逼人的光芒。

“兰迪！”马克不由自主地轻轻叫了一声。

一种复杂的情绪骤然攫住了马克的整个心身。

“我不能失去她，我太爱她了！”马克心里吼叫起来。

兰迪·斯潘瑟是马克倾心钟爱的女人。

几个月前，马克在海滨浴场度假时，认识了这位纽约城最走红的模特儿。在成打的杂志和电视广告上出尽了风头的兰迪，以她惊人的美丽和迷人的身段，几乎让所有的男人都垂涎三尺。然而她高傲的天性更是名噪纽约，使不少腰缠万贯的富家子弟望而却步。马克连做梦也想不到，爱神之箭会射中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律师。或许应归咎于大自然的

功劳吧，海滨浴场美好的自然景色往往会使人们的心境变得格外舒畅和充满柔情，兰迪的美貌和马克能言善辩潇洒自信的律师气质相互引吸，一见钟情。当天晚上在海滨饭店下榻时，兰迪竟慷慨地奉献出自己的身体，把爱情的小舟驶向了巅峰。对于这种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般狂热的爱，马克却感到措手不及了。他象一头极度饥饿的雄狮好不容易捕捉到了猎物而一时间又不知从何下手一样，怔怔地盯着从浴室款款走到他跟前的散发着玉兰花香的赤裸女人。在短暂的几秒钟的犹豫之后，他终于旋风般地席卷上去，发狂地抱住了兰迪。

“你太美了！”他一边梦呓般地叨念着，一边在兰迪白皙细腻的肉体上狂吻。兰迪静静地躺在柔软的床垫上，微闭着双眼，任凭马克的两唇在她踝露的躯体上象鸡啄米一般地跳动着……

可是，马克万万没有料到，在他接手的这桩十分棘手的案子里，兰迪竟然充当了对方的证人。她证实，她亲眼看见劳佩斯用一把板手猛击死者头部，而正是这致命的一击，导致了死者的死亡。

但是，出于职业的尊严和某种特殊的心理，马克竭力排开了这种痛苦的干扰，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案件的辩护。马克通过法庭调查认定，事件发生时兰迪尚未到达现场。所以，当陪审团接受了劳佩斯正当防卫的辩护时，马克感到一种极大的宽慰，他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结论。可是，兰迪·斯潘瑟却大抱不平。通常对这种情况哈孟德是不会理会的，反而心里会涌出一种战胜者的骄傲。但对于这个女人，她那种桀骜不驯的挑战姿态，使马克·哈孟德感到为难了。马克清楚地感觉到，要让兰迪在短时间内心服口服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不过，另一种直觉告诉他，他决不能在法庭作丝毫让步，他目前选择的做法是正确的。马克认为，兰迪在法庭上充当证人与他做对，只不过是她好胜心理的表现。如果兰迪真的获胜了，他说不定会因此而失去她，因为他的委托人的败诉，恰恰表明了他这位律师的无能；反过来，如果他挫败了她的证词而获得胜利，他所得到的决不仅仅是那笔可观的酬金，以及地位的升迁和在大庭广众下才华的显露，说不定兰迪会因此而更爱他。马克坚信，男人对女人的吸引力有时会在完全相反的方面表现出来，正是在某种特殊的条件下，更能显示出男人的能力和胆识，甚至可以说那是对女人潜在的最具生命力的征服。

一丝笑纹爬上马克的嘴角，他对自己远见卓识的决策充满自信。不过，这一切仍不能减轻他临裁决前的忧虑。

“全体起立！”法庭官员的高声命令打断了马克的思维。

法官走了进来。法庭上所有的人都站起来，注视着法官就坐；随后是陪审员，一一神情严肃地进入陪审席。马克·哈孟德凝视着印在法官席上方的一行金字：以上帝的名义相信你。他盯着这面梔木镶嵌的墙，望着墙上凸现的纽约州州徽，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他的对手助理检查官身上。也许，他对自己缺乏信心吧，拿着圆珠笔的手一直在漫无目的地摆弄来摆弄去。

待陪审员就坐完毕，法庭主持人请陪审团主席站起来。马克·哈孟德紧张地期待着：陪审团的结论，不仅是对他的委托人无辜或是有罪的判决。而且也是对他作为一名律师的能力强弱的判决。

“请被告站起来。”法庭主持人说道。

欧内斯特·劳佩斯站了起来，他显然在浑身颤抖。哈孟德扶了扶他的胳膊，想使他镇定一些。

陪审团主席正望着手上的判决书。

“主席先生，陪审团已经作出判决了吗？”

“是的，我们已经作出了判决。”

“起诉书控告被告犯有蓄意谋杀罪，你们是怎么认为的？”

“我们认为被告无罪。”

劳佩斯激动得几乎虚脱了。哈孟德扶住他以免他瘫倒在地。

劳佩斯的家人和亲友发出一片宽慰的啜泣声。

马克·哈孟德顿时感到一阵难以形容的轻松。在陪着劳佩斯跨进这间大厅时便紧紧绷着的心终于松弛了。三十四岁的哈孟德，此刻显得格格外精神，他望着向他涌过来的矮小的劳佩斯家族，激动地迎上前去，和他们分别地一一拥抱。

马克紧紧地抱住劳佩斯，目光再一次落在电梯入口，电梯的门早已关上，兰迪·斯潘瑟的身影已经消失了。

一种失落感猛然袭上马克心头。难道今生今世再不能和她相见了？马克心里充满悲哀。

严格地说，他俩分属不同层次的人。兰迪属于那种年轻的，快节奏的纽约人潮中的一份子，而哈孟德则将青春全部抛掷在办公室或一些社会活动中。在那种场合，多是谈论政治和法律，而极少谈及眼下最时髦最流行的话题。想到这里，马克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劳佩斯家族十多个成员簇拥着哈孟德涌入电梯。他思索

着，是去办公室处理最近堆积起来的事务，还是干脆去休息。毕竟，今天是圣诞前夜呵。

他走出门，看到早晨微微飘落的雪花已变成鹅毛大雪。他突然决定，管它什么业务，管它什么电话都没有心思去处理了。今天我一定要回家，要舒服地休息一下，然后去参加斯威纳家中的聚会。查理·斯威纳是纽约政界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似乎多少有点喜欢马克了。

马克走向一个拐角，突然一眼瞥见了兰迪·斯潘瑟，她正站在路旁招呼出租汽车。

马克的心禁不住一阵颤抖，一个强烈的念头从他脑子闪过，“我决不能让她从我生活中消失，决不能！”

“喂——”他大声呼喊起来。话一出口，又后悔自己太莽撞了。

兰迪好象没听见，仍在徒劳地招呼着过往的载着客人的出租车。

他抑制住激动的情绪，彬彬有礼地走上前去。“让我送你回去吧。要不您说不准要等好几个小时呢！”他笑容可掬地对她说道。

没有任何反应。兰迪仍然独立于街头，不睬他的殷勤。他突然觉得自己太蠢了——出租车全都满座驶过，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您听我说，我去开我的车。如果我开车返回时你还在这儿，那就接受我的提议吧。当然，我只收半费。”他故意说了句俏皮话，想打破相互间僵持的气氛。

兰迪依然无语，不过紧皱的眉头似乎舒展开了。他匆匆奔向停车场，开出他的“本田”。他一边诅咒着交通拥挤，

一边驾车冲进街道。当他驱车向北拐个弯，驶入中央大道时，一眼便看见她还站在那里。“好极了！”他得意忘形地拍打着方向盘，将车停在路边，跳下驾驶座，没来得及搭话，便在街道的冰面上滑了个仰面朝天。

兰迪瞧着他那付狼狈相，忍泪不禁，终于笑出声来。

屁股摔得真疼！不过付出这点代价完全值得。马克一边拍打身上的雪迹一边想。他做得若无其事一般打开车门请兰迪上车，然而故作轻松地跳进驾驶座。

“到哪里，小姐？”

“广场饭店。”她说。他从反光镜里发觉她说话时还带着一丝微笑。

他驾驶着他的“本田”缓缓穿行于暴风雪之中。“兰迪·斯潘瑟小姐，我们现在开诚布公地谈谈，您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不是不喜欢你，哈孟德先生。你有你的工作，你干得不错。我只是不喜欢这种裁决罢了。”

显然，她是直率的。马克感到疑惑的是，一般证人在出庭作证之后，若不是对此案相当感兴趣，往往不会再来听取最后判决的。兰迪是为什么呢？

“我的确看到了，”她继续道。“你的委托人就是凶手。”

“我相信，对你来说是那么回事，”马克说道。“但法律认为，当你害怕危及自身生命时，你有权作出反抗的举动。我只不过向陪审团证明我的委托人当时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罢了。”

“杀人也是正当的吗？”

他无意与这个可爱的美人儿争论这样的问题。“好了好了，从哲学上讲你可能是正确的，但不管怎么，陪审团已经作出判决了。”

“是你们操纵了陪审团。你们的确干得漂亮。不过我怀疑，真相恐怕也就掩盖在你们所作所为的后面了。”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真相吧。”他说道，“我希望你能跟我去出席今晚的一个圣诞晚会。当然，我明白，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邀请你，恐怕有些肆无忌惮了。”

她轻柔地笑了。气氛立刻松弛了。马克·哈孟德在驾驶座上简直要忘乎所以了。但好景不长——

“谢谢你，我已经有了别的约会了。”

当车停到广场饭店门前时，她这样说道。她下了车，站在打开的车门旁俯下身说：“你取车时我可是把一辆空着的出租车放走了，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些。”说完她关上车门，走进旅馆，消失了。

哈孟德不禁感到希望在彼。他驱车驶向第六街，然后向北驶进中心停车场。他冲动地停好车，下车踏雪步行。这二十四个小时，多么令人奇特难忘！他咀嚼玩味着，余韵久久。今天，是他在办案中大获全胜的一天，也是在这个城市的中心观赏风雪、观赏树枝上的冰棱雕饰冬景的一天。更何况他今天邂逅了一位奇妙而美丽的女郎。所有这一切，都深深铭刻于他的记忆。因为，这的确太难得了。

气象预报员预告今天只有小雪，他们老是搞错。本尼·雷伯这样想道。今天可是场大暴雪。下午五点本尼下车去擦挡风玻璃上的积雪时，大雪就没过脚踝了。

回到车里，他放眼扫视积雪的草坪，高挺的橡树掩映着屋宇，如同大雪染白的哨兵。主人在屋里开会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本尼希望会议能尽早结束。哪个司机愿意道路上满是层层冰雪呢？

或许汽车恰好迎风吧，车窗前方竖立的一块牌子上并无积雪掩盖。本尼眯着眼望去，几排文字赫然入目，迪拉非德大街——费茨通——不得打扰。此地为巡察地面，违者必究——费茨通财产所有者协会。

本尼不禁笑了起来。他的主人查理·斯威纳是绝不会住在这种古怪的街区的，当然他完全负担得起它的费用。想当年，查理在纽约东区老牌的考曼奇俱乐部当主任时，本尼就已经追随左右了。那时他充任斯威纳的司机和普通跟班。时光流逝，星移斗转，本尼开的小客车已换成豪华型高级轿车，查理步步高升，已成为州民主党主席。毫无疑问，查理·斯威纳重权在握，已经完全控制了纽约州的这个组织。

查理谈吐朴实，平易近人，还挺顾家宠内。一般很少提高嗓门讲话。可要是哪个工会领袖因贪污而被指控，国会议员因提供伪证而被起诉，或者石油巨头的儿子因贩卖毒品而遭通缉之时，就该他出头露面，周旋运筹了。

本尼看到大厅的前门开了，斯威纳——一个秃顶、高矮适中、不过显然相当健壮的男子，正站在门口和人握手告别。而后他轻松地踏上这段幽长的小径，上车坐到本尼旁边。“这鬼天气，”这位民主党主席说道，“这讨厌的暴风雪，一下起来就没完没了，也不瞧瞧今天可是圣诞前夜呵。走吧。”

本尼驾车缓缓驶向亨利·哈德森大道。

“查理，走哪条路？”

“还是回家吧。派格的伙伴来了，我要不在，她还不拿我试问？”

本尼驱车向南，拐进了林荫大道。

沉默。几分钟后，斯威纳打破了宁静。“我刚才提议党内支持爱伦·斯图温特作为州长竞选人。”

“我猜也是，”本尼说。

“你已经猜出我不喜欢那狗东西吗？我告诉你，我提他可并不是因为他出身富豪。我还认识不少有家底的家伙呢。象赫贝·莱曼啦，阿弗·哈里曼啦，都是。要是他们原先也出身穷困，现在还不仍然穷得叮当乱响？”

“他叔叔怎么样了，那个官儿？”

“你是说威士·斯图温特？那家伙总是鼻孔朝天，目中无人。从党内的事来看他倒没做错什么。不过爱伦这家伙……可摸不准。”斯威纳略略一顿，点燃一枝烟。“你知道，在爱伦·斯图温特出任议员的五届任期中，尽管人人都在抱怨，可他还是为我们把住了这块地盘。选民们也喜欢他。自打他离任去了州法院，我们就丢了这块领地啦。”

“那倒是。你大概就是为这才推举他的，对吗？”

斯威纳点点头。“他不仅有家底，还有大家望族的背景，再加上他千斤难买的笑容。这次竞选我们提他肯定能打得赢。这家伙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来自达特摩斯。他的确具备了我们所要求的这一切。可别让可恶的贝尔再来干上四年。”

“恐怕还有别的什么麻烦吧，查理？”

斯威纳把烟蒂往烟灰缸狠狠地一戳：“我拿不准究竟该

不该信任他。”

“你是说他会象前一次那样，掌权后把党内搅得一团糟，是吗？”

“也许吧。但各县的主席都支持他。恐怕只有琼尼·克里克算个例外。琼尼认为斯图温特不会真心和我们合作。我也担心这个问题。也许琼尼是对的。他倒是总能揣摸对手，看人挺准。恐怕他就靠这本事坐稳布法罗这个大城市的市长宝座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查理？”

“跟斯图温特联合。我们已经在野八年了，太长了！看来斯图温特是最好的突破口。我敢打赌，他会明白的，他需要我们，否则他赢不了。”

车轮一下一下地在结冰的路面上滑动，本尼赶忙调整着方向盘，稳住车身，车子于是又平稳地向前驶去。“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本尼问道。“我跟着你也有三十多年了，我看见你在选举中有过失误，辩论中有过失误；可在用人上还没出过错。要是你现在就对这家伙有点不放心，那我可真替你捏把汗哪。”

斯威纳缄口沉默，两人都陷入了沉思。一任“卡得莱克”颠簸着，穿过暴风雪向城里驶去。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未来的州长候选人爱伦·斯图温特，从他在“溪客”的房间到远在帕姆海滨家中妻子的卧室架设了一条电话线。妻子劳伦非常想知道丈夫是否已得到民主党的支持。斯图温特清楚，妻子之所以关心他的成功并不是因为相互间的爱情，甚至也不因为相互间的尊重。爱和尊重已

逝去多年了。她希望丈夫做大官，其实只是为了实现她自己的野心。劳伦·菲利浦·斯图温特所需要的，不过是一个身居高位的显贵的夫人可以拥有的声望和权力。

夫妻间的关系表面上看来一直十分融洽。劳伦一派大家闺范，风姿绰约，颇似影星格利斯·凯莉；而且还有家族这棵大树的荫庇佑。对于一个怀有政治抱负的男人来说，劳伦简直完美无瑕，堪为典范。他们的联姻使斯图温特得益匪浅。特别是他还有一位举世罕有、令人神驰的美人做情妇，他颇感满足，踌躇满志。

与劳伦和孩子们通过话，斯图温特穿过房间到酒柜那儿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来，要想继续与安朱·布兰奇保持关系恐怕不大可能了。不管内心感到多么惋惜，也不得不一刀两断了。安朱对此也肯定会非常痛苦，可他怎么允许安朱成为他竞选州长的障碍呢？为了这一目的，他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太长了。

斯图温特想到斯威纳一定会因为提议党内支持他而暗中有不快，不过他倒觉得这样更好。斯威纳很清楚，一待选举结束，斯图温特就再也不会听命于他，也不再需要对任何党派领袖表示忠诚了。

斯图温特对自己的价值了若指掌，也看清了这个党是要孤注一掷。在纽约，他是唯一能够打败雄踞在上的现任州长乔治·贝尔的人选。他不禁惋惜叔叔威士·斯图温特的先逝，他没能看到又一个斯图温特踏入政府要员官邸。

一想到安朱，他心绪烦乱，惘恨交集。他步到窗前，静听雨雪断断续续击打玻璃的声音，他感到一阵心跳。他又倒了一杯威士忌，一饮而尽。他几乎马上就觉出了酒力。从早

晨到现在，他还几乎滴水未进呢。他停在壁炉上方的镜子面前，端详自己高大魁梧的形象。“你这个傻瓜，”他自言自语，去年一觉出自己卷入太深，就该当机立断，结束这一切。而你……也许你是诚实守信的，可也太诚实了。

他从镜子前走开。断绝与安朱的关系，这使他心中一阵阵绞痛。直到今天，这仍是那样不可忍受。可明天，他要乘飞机回帕姆海滨，与劳伦和女儿共度圣诞佳节了，他不得不决裂。事不宜迟，当断即断。

就象安朱对他的无限钟情一样，她翻了脸也是极难对付的。要是她知道她已被抛弃，她该会怎样伺机报复呵！他心中翻江倒海。这个女人能断送他一生的事业！她熟识这个城市里每一个饶舌的专栏作家。她不仅制造新闻，她本身就是新闻。先前与她结婚的两个轰动一时的离婚者，就被这套宣传机构没完没了地折磨着。她先是与她荣膺英国爵位的第一个丈夫决裂，她对爵位不感兴趣；而后又与曾抛给她二百万石油美元的阿拉伯酋长分道扬镳了。不过煌煌巨资，她倒并未拒纳。

斯图温特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了。今天的确熬得太久了。他把七尺身躯舒服地靠在呢绒躺椅上。侍者都回家过节去了，空空荡荡的大房间此刻一片黑暗。只有夜风卷着雨雪的声音隐隐传来，催他进入梦乡。

他梦见他正在就职仪式上举手宣誓就职，劳伦和孩子们骄傲地站在他的身旁。“我坚决拥护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他凝视着劳伦，但忽而怎么是安朱在大笑？劳伦走了，女儿走了，所有的人都走了，高台上只有他与安朱两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他觉得好象只是小睡片刻，看看夜光表，才知道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了。这下晚了！快十一点了，他决定，要在民主党宣布支持他的新闻发布之前去看望安朱。一想到她，他觉得心中老有一种莫名的恐慌。

他起身在壁炉前踱步。只能这样做了，没有其它的法子。他走到电话机旁，拨了她的号码。接电话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声音。

“安朱吗？我是爱伦。我想今晚去看你。”

“可亲爱的，你不知道外面正下着暴风雪吗？”

“我现在在家，一个小时后到你那儿。”

“爱伦，今天我特别累，最好明天吧？”

“不！对不起，我不能等到明天，我现在就来。”

他挂上电话，快步上楼跑进书房。他从口袋掏出一把钥匙，打开书桌底层的抽屉，拿出一顶灰色宽沿呢帽戴上，把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浓浓的黑发。然后又戴上一副墨镜。帽子和墨镜是他的道具，它们总是使他觉得自己要多藏有多藏。每次同安朱幽会，都用它们来伪装，遮掩自己的真实面目。这样装扮一番，那怕妻子在街上擦肩而过，恐怕也很难认出吧。他急忙套上一件浅灰色花呢外套，把领子高高竖起来，然后拿开电话听筒，让线路接通。关于他参加竞选的新闻现在可能已经透露给内部人士了，电话不久就会纷至沓来。拿下听筒，占线的信号至少意味着他在家，否则又要费尽口舌去解释为什么在圣诞前夜他会在子夜时分出没于狂风暴雪之中。

第二章

德莱弗尔德大街象一条冰制的玉带蜿蜒而去，路面积满了冰雪。此刻，暴风雪正在咆哮恣肆。斯图温特清楚地意识到，驾驶着他的“默西迪”进入曼哈顿，这太冒险了。他把车开下高速公路，慢慢向扬克运动场驶去。他把车停在华尔顿大街上布朗克斯县法院的后面，下车向地铁走去。突然他发现一辆孤零零游荡的出租汽车正拐弯向这边驶来。他便招呼司机停车。他一边告诉司机送他去哥伦布广场，一边钻到后座上去。车飞驰着，他伸手摸摸放在上衣口袋里的两把钥匙——一把是用来打开安朱房间的钥匙；另一把是用来打开公寓大楼后面通向背街的大门的。从这进门，沿小路可以直通后门和电梯。这把钥匙是安朱施展她的魔力从管理员手中搞到复制的。三年过去了，斯图温特就是这样一次次踏上这条幽幽的曲径……好了好了，不管怎么，现在这出骑士与爱情的闹剧总算快要收场了。

汽车开到了哥伦布广场，斯图温特又要司机把他送到五十九街。下车后他一直等到出租车远去，才向北穿过“西中央公园”向六十三街走去。

后院大门从街道拐角到安朱所住的公寓大楼大约有五十英尺远。斯图温特用钥匙打开后院大门，然后转身锁住，踏向通往大楼后门的小径。小径正掩映在一片黑暗之中。走进